



志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四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八月以公爲陝西宣撫使知制誥田况副之初
西夏方議講和公以謂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
互往陝西既命范公陝西宣撫俾未行而移文
治事范公又奏河東亦當爲備仁宗謂任中師
嘗知并州今可往亦如范公未須行公言賊請
和無它則二人遙領宣撫之事可矣彼若未副
所望必乘忿爲邊患當速遣仲淹河東則臣方
壯可備奔走不煩遣宿舊大臣上於是罷中師

行以公代范公往陝西范公宣撫河東示行而請益兵數萬也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爲不必請兵上前議未合退於殿廬中范公猶爭以非益兵不可公曰若爾則某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騎范公色忿欲再請對以道公語會杜祁公富公皆贊公說卒不發兵范公亦不以爲忤也公既至關陝屬歲大饑群盜嘯聚商虢之郊張海郭貌山党君子范三李鐵槍者爲之渠率衆稍相合涉京西界劫掠州縣環遶虢州廩氏之東洛陽長水之西脅從者僅千餘人繼而光化軍宣毅卒叛五百餘人自寮邵興爲之長

主商於灤口衆已千餘人與永興東路都巡檢使上官珙遇珙與戰失利珙之餘軍以失主將悉潰散於藍田界上藏匿山谷間邵興又距商百里揭榜招誘本州鑄錢監重役配兵約二千入皆鄜延涇原失陷主將正軍及鼎澧岳鄂累作過人配隸籍中商虢藍田馳急報於延雍而帥臣未有所處會公入關尋遣屬官薛向乘傳往商於料簡錢監役兵其舊係沿邊禁軍即令却歸元配州軍仍隸籍鼎澧岳鄂州壯健役兵並押赴陝府填龍猛龍騎壯勇闕額興誘致之謀遂不得行又遣侍禁黃琮范遷齋宣撫司榜

招致上官珙下散軍諭以免罪歸所屬仍召楊
拙謝雲行張信將公邊土兵入山捕張海等邵
興以無援迫逐急竄入興洋界又遣秦州將官
李方邀殺之張海等相繼殲斃擒捕餘黨殆盡
關輔遂按堵矣是冬大旱河中同華等十餘州
軍物價翔貴饑民相率東徙出關公即選官分
諸州縣發省倉以賑之又奏差提點刑獄許宗
壽專切往來提舉時止蒲華同三州救濟過二
百五十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七人他州人數稱
是時民力久困公乃蠲賦役察官吏能否若陞
黜之又以兵數雖多而雜以疲老耗用度選禁

軍不堪征戰者俾放一萬二千餘人後甲况乞
選諸路軍不堪戰者為廂軍云若謂兵驕又
曰澄汰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
聞有為亂者公使還復陳涇州置四路招討司
非便詔罷之復逐路經略安撫使公以陝西解
鹽自改法以來議者多以為不便惟太常博士
范祥所論最精密公請令祥與三司講經久之
利朝廷遂遣三司副使魚周詢同祥至陝西相
度利害周詢還且言祥法可行三司亦請如祥
議轉運司言恐失范宗傑前法所得之課公言
宗傑前法官自鬻而吏苦釐載之役於邊儲無

補祥之新法使商旅入緡於公邊而得鹽公邊芻糧以見錢而糴不勞民而其利博願必行之時議者雖未一而其後卒用祥法又薦國子監直講石介青州千乘縣主簿孫復介宜置之文館復請改京官從之初上既用公與富公范公在二府銳意天下事責成大臣出乎詔曰此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今韓琦暫在陝西仲淹弼宜與宰相臣章得象有當世急務可悉陳之公得是詔益勇於報效時朝廷自西鄙用兵二府多合班奏事公抗言辭未嘗願遊事雖屬中書有不當者亦對上指陳

以實同列多不悅獨仁宗識之曰韓琦性直監進奏院蘇舜欽因本院賽神聚飲預會者皆當世聞人舜欽宰相杜衍之婿御史以故極論之事上開封府劾治上夜遣宦官散捕同飲者送獄翌日公對曰夜來聞遣內臣遠京師捕館職甚駭物聽此事但付有司自有行道陛下自即位未嘗為此等事今日何至如此上悔見於色在朝姦邪者既欲因奏即事傾正人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不參知政事賈昌朝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輩皆同力以排至列狀言王益柔作傲歌罪當誅六五柔范公所薦試館職也中

書方進稟此事公徐進曰益柔狂語何足深校
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方用兵大事固不少
不聞略有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亦其意
可見也上意釋然富弼河北宣撫還至都門除
知鄆州公上疏曰臣伏觀前月二十九日杜衍
范仲淹富弼並罷政事出補外任臣竊謂陛下
用杜衍爲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此必陛
下見其過失非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
乞保邊朝廷因而命之固有名矣至於富弼之
出則所損甚大臣始不敢容易奏陳慮言事臣
僚與搢紳高識之士必有爲陛下別白論列者

數日觀聽略無一人啟

惜身畏禍人之

帝情臣受國重恩備位

事有干國家之

大計惑天下之耳目豈可偷安固祿隱而不言
竊見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
壓境致書於朝廷倉卒之間命弼使虜弼割
老母之愛蹈不測之禍以正辨排屈強虜卒復
和議亡身立事古人所難故近者李良臣自虜
來歸盛言北方自虜主而下皆稱重之陛下兩
命弼爲樞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辭避弗受逮抑
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爲
陛下立萬世之業耳去年秋北虜點集大兵聲

言討伐元昊朝廷未測虛實弼以河朔邊備未
設又自請行于今在外已是半年經久禦戎之
術固已畜於胷中事畢還朝俯及都門未得一
陳於陛下之前而責補閑郡外人不知得罪之
因臣亦痛弼有何負於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
自此天下忠臣義士指弼爲誠孰肯爲國家之
用所損豈細哉臣固知朝廷成命不可追改然
尚有一策可救其失願陛下試加詳擇臣竊見
近日李用和多疾陛下欲召李昭亮赴闕管幹
本司公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皆難中選
臣謂陛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定州仍兼總管之

職遣一中使宣諭令赴闕奏河北公事畢赴任
俟其陛對慰而遣之弼素稟忠義感此恩遇唯
思效死豈敢更以內外職任爲意別有論列如
此則是朝廷以北事專委富弼以西事專委仲
淹使朝夕經營以防二虜之變朝廷實有所倚
又北虜素知弼之威望亦可以杜其輕發之志
若無事則棄於閑郡有事則責令扞邊不惟措
置後時亦是國家失體臣所以不避朋黨之疑
思一寤於聖聰者蓋以臣下朋黨本求進身今
臣叨竊寵任班著已優不能惜事寡言隨眾上
下漸圖進用而救辯得罪之臣自取禍患臣爲

朋黨不亦拙乎願陛下察臣此心則朋黨之疑
自解兼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
是國家之福唯陛下久而察之不報公前在秦
州嘗言興永洛城不便會公歸朝宣徽使鄭戩
爲四路招討使主靜邊寨主劉滄議奏於朝遣
屬官著作佐郎董士廉同往城之公宣撫還奏
曰今朝廷未能討伐元昊則爲守禦之計修建
城寨遇賊至清野以待之當不戰而自困矣臣
自涇原路相視城寨類當營葺然鎮戎軍及山
外弓箭手去年差役修城已有勞苦之嗟若今
春止令增築所居城堡必自無辭如聞更修生

戶獻永洛城頗爲未便蓋永洛城通秦州道路
自涇原路新修章川堡至秦州床穰寨百八十
里皆生戶住坐止於其中通一徑須築二大寨
及十小堡方可互爲之援其土功自以百萬計
仍須採山木以修敵棚戰樓廨舍軍營及防城
器用雖即營就又須正兵三四千人更歲積糧
草始能危守之其費若此止求一日以通秦原
之援兵兼去儀州黃石河路才較兩驛况劉滄
昨已降水洛城一帶生戶近李中和又屈伏隴
城川蕃部各補職名爲熟戶若進援兵動不下
五六千人諸小蕃族豈敢要阻是則雖無永洛

之援官軍亦可往來且近邊城堡切於保聚人
民尚力有未及何暇於孤遠無益之處枉勞軍
民乎請就差劉滄李中和爲涇原秦鳳路巡檢
令每月互頒兵於永洛隴城川習熟所通之道
以備緩急策應仍下陝西四路總管司涇原路
經司司且併力修葺逐處未了堡寨其永洛城
候向去別奏聽旨詔從之旣而戩罷四路招討
使改知永興軍戩乃坐前帥移文飭滄等督役
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不已知渭州尹洙
召滄者再不至乃命瓦亭寨主張忠代滄滄復
不受代總管狄青於是親至德順軍搆二人者

械送於獄戩力救於朝謂洙等沮滄等功又
令不預商量朝廷遣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
害公曰今欲專罪洙青而置滄等不問恐害邊
計若以嫌自避而不言致朝廷賞罰有失是不
忠滄等實違節制何可無罪列十事以辨析周
詢還主戩議遂徙洙知慶州而城永洛滄但降
官士廉贖金而已士廉詰闕訟其事是時公與
范公富公杜公欲盡革天下弊事而小人權倖
皆不便諸公旣相從皆罷去公亦自謂迹不安
矣因自請補外五年三月以資政殿學士知揚
州轉給事中州自僞命楊行密以軍儲乏於民

常稅之外借取其半借者不載稅籍公謂聖朝不當有無名之斂請為蠲之公在陝西屢陳天下罨義倉不便至此始有詔罷之已輸之粟令悉歸官廩公謂非當日建倉之意於民失信請盡發以賑貧之七年五月徙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為三限限中不獲者皆抵罪盜未得而被刑者甚衆公請獲它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為天下法至今用之十一月貝州妖賊王則據城又河北用兵十二月除公知真定府貝州平鎮之士卒死敗圍者賻賞於家涅孤兒使繼衣廩

有功得補將校者數百人已降宣補置在逐指揮河北安撫使賈昌朝因一處小有語言乃請已授宣軍負一齊更易已得旨施行公言今兵驕易搖當鎮靜以彈壓苟動有疑畏則上下不寧矣列校就職已安不可紛然遷徙願如舊以安衆心從之北寨谷口有連虜界者山林舊禁採伐後於寨南三十里悉禁之民不為便公聽燕採如故八年四月河北置四路安撫使除公定州路安撫使都總管知定州前此守臣皆武臣安于無事循尚姑息兵頗驕縱公至則修明軍政剷除宿弊士卒犯令情涉暴橫者立斬以

徇連營惕息皆就律有詔士兵闕都頭以上皆
自京差補公謂士卒習執有階級進遷之望一
曰窒其路於軍制未安力請得如舊法近制諸
軍在緣邊而亡命者徙家屬於內地蓋防入於
化外公曰一身犯法未必皆逃虜中使父母妻
子流離千里之外轉死道路有足矜者奏得不
徙考李衛公遺法爲方圓統三陣以教兵於是
軍聲震河朔裨將如狄青輩熟聞教戒後亦爲
名將先時契丹入漢界爲寇吏輒禦捕則以引
惹得罪故劫掠居民不已而官司莫敢禁止公
先以帥檄移虜中使約束部下尚不聽乃飭邊

吏以時掩殺之朝廷亦聽公如此自是虜寇莫
敢犯塞會大水歲饑公夙夜竭力以修荒政廣
儲菽粟設區處以待流徙之民遠近歸之如市
又募其壯者使治城隍至春復給路糧遣歸舊
業全活者不可勝數優詔褒美略曰都轉運司
吳鼎臣等奏去年河北艱食人戶流亡鄉多方
擘畫全活人命及五七百萬並歸本業蓋是卿
用心拯救朕甚嘉之河北安撫司戒邊城禁民
毋得市米出門過四斗者坐之公曰諸門豈能
口以斗升較之哉况兩熟戶亦吾民何可不恤
也命勿禁時宦官楊懷敏管幹河北屯田漕泊

奏禁定州西北山林不得樵採既而督州縣自
聒河北以此巡邏日益嚴犯者輒置于法邊人
或徙居它處公奏曰比朝廷欲禁近邊山林不
許斬伐以杜戎人入寇之略是時并以近裏淺
山耕熟之地槩行禁止致邊民遽然失業今薪
炭翔貴翻令虜人乘時以取厚利臣遣官行視
可禁之處去虜境尚五六十里亦可廣爲防蔽
已別定可禁之地揭榜諭民非今所禁者任採
伐之先是公在真定已開北寨山林至是又除
此禁民得地六百餘里民心莫不悅而便之唐
縣四山口舊以下戶二百人主巡守公悉遣禁

卒代之得歸農業皇祐元年七月上思念執政
舊臣諭政府令推恩於是十餘人並進言公與
富公方頌安撫之任同除資政殿大學士二年
明堂授禮部侍郎三年八月除觀文殿學士再
任河北自慶曆八年公邊始廢見錢入中而以
茶鹽香藥見錢作四說近裏州郡即依康定二
年勅作三說由是便糴州軍積滯文鈔至多商
賈不行又爲富室賤價收畜轉取厚利以至穀
價增貴米斗七百其者千錢公以軍儲漸窘言
四說三說之法不便前後章十上至是始有詔
河北公邊入中糧草復行見錢之法衆議皆以

爲便公在定久民德公深數州之民詣闕搗登
聞鼓乞立公生祠時雖不許迨公薨定州競爲
公廟後又有詔載於祀典五年拜武康軍節度
使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并州入境罷前帥所
興不急之役宦官廖浩然爲走馬承受誣奏前
帥李昭亮因移成德軍公奏曰臣至此察訪浩
然所言多誣罔近差侍禁馮靖同承受浩然忌
其廉潔無名奏納朝廷亦移靖它路今浩然誣
逐一大帥又望風誣逐一同職官朝廷略不辨
證皆從其請官吏皆憂嘆不安按浩然性貪恣
不法狀甚多願召還使保全不爾臣將行法矣

仁宗俾代歸勅本省鞭之契丹侵我天池公使
禪將蘇安靜諭之曰爾嘗求我修池神之廟得
爾國移文今固在曷見侵也虜不服安靜以移
文示之乃服而去又侵我聖佛谷朝廷與之旣
以黃蒐山麓爲界乃侵不已公又使安靜與之
爲約揭石塹地而限之後虜人遣蕭澹吳湛來
言黃蒐山之界已守約不敢渝此後南北界願
各謹封略以公文授館伴使張昇昇以生事不
敢受往白政府時公爲樞密使諭昇曰虜辭服
矣宜速受之異日要切之據也太宗朝潘美爲
帥時虜未講和頻出寇鈔並邊之民甚苦之夫

乃悉令內徙空此田以爲禁地歐陽脩嘗奏之
耕之朝廷就委宣撫使范公相視時明鑑爲平
帥沮止之公曰此皆我腴田民居其迹猶存今
虜口加侵苟失不耕是將遺虜也乃以代州寧
化軍如岢嵐軍例去北界十里爲禁地自餘地
就委鈐轄蘇安靜實學卿與兩州通判召募強
壯之民刺爲弓箭手給田令住坐防邊得戶四
千墾田九千六百頃三司歲取河東木植數萬
上供巖谷深險趨河遠民力艱辛旣行河路透
曲涉一二歲始至京王吏往往破家產又府州
沙谷保德軍大堡火山軍雄勇嵐州合河等津

轉運司規微利諸津皆置渡歛錢往來者甚艱
阻困於刻剥深爲公遠之患公奏悉罷之麟州
僻在河外番漢雜處得以捍邊可省東兵遠戍
祖宗以來撫御異於他州以狄性嗜酒故官無
摧酷自慶曆後西賊犯邊人戶彫殘謀利之臣
不識馭邊體乃興酒禁失人心公請除之詔旣
從又以府州相望咫尺人情事體皆同亦當弛
禁未報至公在中書因裕享赦書亦罷之又論
河東一十四軍州諸縣人戶稅外每年更有額
定和糴糧草萬數浩瀚民間不勝其苦自來官
中每米壹碩支錢三百文省作四停支遣內一

停見錢七十五文三停支茶二百二十五文約
實賣得三十七文五分每石實得一百一十二
文五分每草十束支錢一百內一停見錢二十
五文三停支茶七十五文約實賣得錢一十二
文五分每十束得錢三十七文五分人戶所得
至微錢茶零碎又每次直候差衙前於晉潞等
州般到茶貨多是隔年方行支散人戶各有農
業不能一一等候亦不能計旁紐算錢茶分數
遞年盡爲豪販之家就賤收買却作人戶交鈔
赴官請茶却將往晉潞州入中算請茶引又獲
厚利人戶所得十無一二上件稅外額定糧草

雖名和糴其實白配人戶公乃會所支錢茶之
數實可糴米若干欲止令納實糴之數更不支
錢茶官自糴粟時主計者以行之已久未可遽
改後公在中書請革此弊乃詔三司自來河東
路和糴糧草支一分見錢三分茶自今並以見
錢給之公以天下里正衙前爲弊已久因奏曰
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
殘剝不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
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
以苟脫溝壑之患殊可痛傷國朝初置里正上
催稅及預縣中差役之事號爲脂膏遂令役滿

更人重難衙前承平以來科禁漸密凡差戶役皆令佐親閱簿書里正止令代納逃戶稅租及應無名科率亦有未魯催稅已勾集上州主管網運又每鄉被差踈密與物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有第一等十五戶每戶物力及三千貫乙鄉有第二等五戶每戶物力及五百貫即甲鄉十五年一役乙鄉五年一役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為民父母之意乎請自今罷差里正衙前只差鄉戶衙前令轉運司將逐州軍見勾到里正衙前人數立為定額令本縣令佐將五等簿於一縣諸鄉中

第一等選一戶物力最高者為之如更差人亦做此若甲縣戶少而役蕃即權許於乙縣戶多而役稀處差簿書未盡實而願決戶者亦聽其稅賦只令戶長催輸以二年一替於是下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東京西轉運司相度利害而皆請如公所議便遂詔罷天下里正衙前先是公為樞密副使言并益州素號大府昔朝廷責其叛命遂降州名今四海一家皆被聲教獨此二郡尚以惡逆與之士人常以為耻宜因赦恩俾復舊號不報至此上奉太宗御宏安於并之統平殿公因又言太宗皇帝以劉繼元請命後

時毀太原舊城徙其民於唐明因降州爲軍事
于今州不書榜門無樓不立戟至此幾八十年
當時助紂之民淪沒殆盡後之子孫奉賦役沐
暉化與四方同今儀衛入境士民歡呼願因此
時與除降賊之迹以慰衆心章既上翰林學士
胡宿曰昔高辛氏之二寸不相能也堯遷關伯
於商立主火而商爲宋宣遷實沉於臺駘主水
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大德又
京師也水之分野而并爲晉地參商仇讎之星
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斗借爲并最後
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

舊制公議遂格後公爲相卒因裕享赦恩復二
州爲太原成都府焉帥府歲遣將統內郡兵戍
河外謂之防秋公曰羗人服命久矣平時徒耗
邊庫寇來當預知罷不遣又請三路兵每遇春
秋大閱武藝絕倫者與免軍中諸役將窠有闕
先補之從之大通監西冶歲鍊青鐵十餘萬所
用礪炭錢糧自劉繼元於交城縣直取於民所
積鐵已數百萬可支百年支用公請權停興扇
五七年詔從之河東俗雜羗夷死者燔而後瘞
貧者寄骨佛祠中歲久盈積不可勝數公下令
開諭自今毋得燔爲買田近郊立表四隅爲園

刻石著令使民得葬於園中自是風俗遂變公屬疾奏乞太醫齊士明而翰林醫官院言士明當診御脉不可遣上曰韓琦吾重臣也立命內侍竇昭齊挾士明來視之公因以疾乞上旌節守便郡命以節度使知相州并人環擁號泣者萬計盡日不得出郭門至有毀橋斷路隨數驛然後還者相州利城軍鐵冶四十年前鐵礦興發山林在近易得礦炭差衙前一入歲納課鐵一十五萬斤自後採伐山林漸遠所費浸大輸納不前後雖增衙前六人亦敗家業者相繼本州遂於六縣中白差上等入戶三十家充軍戶更不興扇止令歲納課鐵民其爲苦公奏停之又論河北諸州當榷鹽之初以官鹽故坊郭主客戶令納見錢及鹽法通行其鹽錢遂爲半額而不除主戶則尚能隨屋稅納官客戶則逃移莫知其處但名掛簿書而已遂差坊正五七人直令認納謂之客戶乾食鹽錢人皆暗錢百餘貫歛之無名良可矜憫請應河北客戶乾食鹽錢令坊正陪納者特蠲除之詔從之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四

中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五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至和三年七月疾既愈召為工部尚書三司使
將上道除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溪洞蠻彭仕義
納厥子師寶之妻師寶乃與子投辰州告父之
惡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等遂領兵討之
自是入寇不已又遣竇舜卿等經制之自此已
數歲矣仕義方乞復通貢奉却欲得投來子孫
二府合議宰相文彥博呼吏擬奏許士義首奉
如舊却令送還二子公聞之竊咤彥博正色曰

且聽彥博處置何笑耶公曰此事未安二子既還則爲魚肉矣他日朝廷何以來蠻夷也遂議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殺師寶俾知龍賜州然後許就降仕義乃聽命納款荆湖之間無事公以樞密院圖籍紛亂無紀次不可考究乃奏曰歷古以來治天下者莫不以圖書爲急益萬世之根本後世之模法不可失也恭惟我宋受命幾百年矣凡機密圖書盡在密院而散逸蠹朽多所不全至於近歲文書欲求證用已不可得臣比到院因北果爭寧化軍地土令檢北界朔州牌寧化軍補天池廟係屬南朝當

日元牒累月檢之不獲及因西人理會麟州疆界亦尋慶曆中臣在院日與西人商議納款始末文案亦已不全以此知機要文字從來散失甚多請差官於諸房討尋編錄一本進內一本留樞密院聽以備經久之用於是自建隆以來以歲月先後事類相從而纂集之得祖宗御筆所裁則悉上之總千餘帙後至中書亦行之又言內外文武官俸入添支并將校請受雖有品式而每遇遷徙須由有司檢勘中覆至有待報歲時不下者請命近臣就三司編定爲祿令又以所給驛券皆未有定例或多少不同乃會萃

名數而纂次之為驛令頒天下三司吏自此不
得復弄文移為稽留賂賂自絕又奏曰嘗覽前
代見兩漢之世其於鰥寡孤獨老眊篤癯之民
每詔郡國則必哀憐軫惻間有粟帛之賜故大
漢之德感人之深不獨當時之人思愛不已至
於後世亦嗟嘆而稱美之陛下紹祖宗積累之
業至仁至慈視天下之民猶父母保赤子唯恐
其有傷也豈愧于二漢哉但賑恤之事議者有
所未至耳請罷蠲諸路戶絕田募入承佃以夏
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乃
詔天下置廣惠倉仍俾諸路提點刑獄司專領

之歲終具所支納上三司十萬戶以上留田一萬
石七萬戶八千石五萬戶六千石三萬戶四千
石二萬戶二千石萬戶二千石不滿萬戶一千
石有餘則許鬻之熙寧中天下方散青苗錢河
北提舉官王廣廉乞併廣惠入常平以廣青苗
之本此倉遂廢公又言朝廷頒方書諸道以救
民疾而貧下之家力或不能及請自今諸節鎮
及益并慶渭四州歲賜二十萬餘州軍監十萬
委長吏選官合樂以時給散從之又以天下見
行編勅自慶曆四年後距今十五年續降四十
三十餘條前後多抵牾請命刪定為嘉祐編勅

家傳卷五
三
迨公爲相又專總頌後屢修編勅而議者以嘉祐爲詳平又請稍出內帑錢糴粟數百萬實邊備遣官汰三路病弱不堪出戰馬廢在京估馬司歸群牧司以絕券馬艱阻之弊豐州古九原也與麟府鼎足向爲羌人所破公建遣郝質王慶氏郭霽修復之嘉祐三年六月文潞公罷相富鄭公遷昭文館大學士拜公次相制曰亮成天工實繫於宰職緝熙王道允寄於賢才矧久服於機廷且周知於治體俾正中階之象用膺次相之文旣考師言復消剛日式揚乎號誣告庶工推忠協謀佐理功臣樞密使開府儀同二

官檢校太傅行工部尚書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七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韓琦
志度純深才致高妙行止厚於風俗言必合於
典常立於本朝毅然懷體國之色訪於大略直
於有匪躬之風義者獲俗擾邊勁兵宿野始仗
指蹤之略過什基命之制功濟西帥得關中之
感悅策留樞府底河外之附輪間從書殿之華
就寵帥干之拜持中山之師節臨大鹵之盛秋
寂無邊虞深得戎重召言還國申命登樞總
煩機乃茲舊物謀而鮮過慮不及私備托猷爲
整宣忠力文武參試固亮節之卓然台宰對司

在至公之尤若足用參之龜策付以機衡仍登
書殿之名更托土田之賦於戲寅其天地之化
調序陰陽之和無石無心以平而為體彙齋自
迫以虛而為宗勅思此言同底干治可特授依
前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中書習舊
弊每事必用例諸房吏推意所去取公令刪取
五房例及加勞勩例除去冗謬者為綱目類次
之每用例皆不可隱非所載者吏亦不得用自
是諸吏不能擅高下崇文院白本書歲久多蠹
又散失不全乃於館閣自擇儒臣一員充編校

館校崇文總目收聚遺逸刊訛謬而補寫之又
以黃紙為別本以絕蠹敗命姚闡蘇洵編纂
書成百卷號曰太常因革禮選官分詣諸路寬
恤民力均定田稅天下河渠事舊三司置案主
之因大河屢決公謂非專置職守無以責任乃
修舊制置都水監羅武吏為提點刑獄川廣福
建等九十一路增置轉運判官一員裕享前進
擬放書條目極多惠澤及民甚廣及宣赦畢咸
稱前後赦恩未嘗如此命諸路軌綜遺學行尤
異者續食詣京師館于太學試舍入院差次授
官進士高第三人常備列不次進用欲使增資

任以養人才緩進之以觀自效自第一人而下
入仕之恩率差降焉推擇柴氏一人令歲時親
奉周室祀事封崇義公給田一頃凡祭享所須
悉從官給以法堯舜國賓春秋三統之義又以
示存士繼絕以廣繼嗣之福也自唐建平始有
茶禁近歲為甚尤其官受濫惡而民間私藏盜
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無有虛日於是降詔盡
弛此禁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除去天下莫
不稱頌諸州牧馬草地馬少而閑田多往往為
民侵耕遺職方員外郎高訪詣河北標定除留
牧放外餘田聽下戶請佃乃得新田三千二百

五十餘頃歲得穀十一萬七千餘石絹萬三千
二百餘匹草十六萬一千餘束又秦州永寧寨
元抄市券馬之處後修古渭寨絕在永寧之西
而蕃漢多互市此間因置買馬場凡歲用緡錢
十餘萬蕩然流入虜中實耗國用乃復置場於
永寧而罷古渭城買馬委薛向領陝西監牧專
以馬政責之公在定武日見塘水之弊屢陳於
朝終為屯田司所沮不得行至此乃奏曰朝廷
與北虜通好已來屯田一司專以內臣參領邊
陲無事唯務增展塘泊以為勞績每歲入奏優
得轉遷相繼者務廣於前興作不已至堰斷漕

沱沙塘等九河下源不令入海盡灌邊吳界又
堰徐河以豬保州西沈苑泊水每歲夏秋雨水
之際澇水漲溢浸壞邊地廬產不可勝計使生
者無田可歸死者無地可葬皆謂朝廷殊不顧
藉怨入骨髓又順安軍界有十洪橋牙家港兩
處是從來出洩澇水入北界三臺小李村之處
近年復以硬堰閉塞唯務澇泊渺瀰却令北界
人戶皆免水患措置顛倒無甚于此兼保州是
宣祖皇帝鄉里彼處有宣祖皇帝先遠墳塋及
民間所謂天子巷者為澇水滄浸每驟雨暴漲
之際此兩處人皆行船網魚而懼也出司事勢

無敢言者臣先嘗遣知保州趙滋相視頗知其
利害願更遣臺省官往彼同議其經久之計詔
遣三司鹽鐵判官楊佐管幹屯田司張茂則與
趙滋同擘畫以聞佐等乃言保州界徐河見於
河身內築堰截斷水勢灌注沈苑泊每至夏秋
山水之漲滄浸民田及逐年衝注破沙堤口子
一築滂沫入戶田苗不少今欲於截河堤修作
石水限道流夏秋漲水入舊河流行兼約留得
居常泊水詔從之六年八月富弼遭母喪力辭
起復進公上宰制曰禮載六卿而莫先冢宰書
稱四輔而莫重前疑蓋地隆者什畀益嚴職近

者責任彌大苟非全德曷副具瞻推忠協謀同
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工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南
陽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七百戶食實封二千二
白戶韓琦有質重之資而濟之以敏有方毅之
氣而守之以和左右歷年夙夜一節至於弛國
之禁而惟刑之卹均民之賦而惟力之紓茲太
平之本原寔真宰之事業若時茂績且服寵嘉
是用進司寇之聯正中台之位監視史筆譯修
梵文陪駟隸戶封增衍真賦於戲授受之際茲
謂不虛聲言諸濟川汝惟舟楫如彼作室汝惟垣

墉往其欽哉祇率朕命可特授行刑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
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公
以祖宗之初本文未廣今諸邸蕃衍前世未有
此比而但處之諸宅略無措置甚非永遠之法
常參酌唐制使補外官屢請下有司以議典禮
事未及行而直昭陵變故治平中邵必蔡杭復
以爲言中書已具換官格目擬進而英宗不豫
後神宗熙寧初卒行之立考校監司殿最之法
今考課院爲上中下三等上之諸路守令有清
白不撓而冒惠及民者委安撫司保薦於朝俾

今再任刑法寺天下歲上獄淹繫者多命月具
所斷以聞詳議詳斷官仍委審刑院大理寺輪
舉之既已督責天下吏職圖固亦無滯留又欲
推廣上之仁德使及微細考尋天禧初嘗於京
門外四禪院買地以瘞無主骸骨官給錢六百
幼者半之後因循不復給錢而死者暴露於道
尤者閔傷乃舉舊制行之七年十二月仁宗召
從臣於天章閣觀三朝瑞物復燕羣玉殿酒行
上宣諭曰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
宜盡醉因召公至御榻前別賜一大卮又出禁
中名花以金盤貯香藥令持以歸故公和御制

詩曰流霞仙飲罷又賜一盃醇後數日仁宗上
仙公定大策人皆以謂前日酌公如意有所屬
也故公爲仁宗哀冊文有云因驚此會之非常
似與羣臣之叙訣也初仁宗在位四十一年皇
嗣未立天下共以爲憂公始召爲樞密使因上
章乞內中建立書院擇宗室賢才者升於內學
願聽斷之暇時賜臨幸以觀其器識時欲先以
此請感動上心及爲首相曲謝日即具手疏曰
竊見近歲以來內外忠孝之臣皆以陛下臨御
四海二十餘年而皇嗣未育天下無所係心不
避重誅繼有論奏乞於宗室中擇幼而可教者

權以爲嗣陛下慈仁恭儉冠絕古今天監至明
非晚必生聖子以爲廟社無疆之慶至時宗室
中權爲嗣者優加職秩使之退就宮邸誠善議
也臣愚切恠陛下何疑而不行之然茲事至大
當獨斷於聖心雖至親至近之人不可得預議
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
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之意若謂賢愚難
審選擇當謹則臣乞於內中選學取宗室中幼
而謹厚勤於爲學者升於內學陛下每於聽斷
之暇或休暇之日親幸學舍觀其道業進退應
對短長不年歲間陛下必盡知其賢否然後聖

意取其可屬者權而命之則無不當矣臣蒙陛
下非大拔擢使待罪宰相思有以上報而事無
重於此者故昧死盡言唯聖度寬納則天下幸
甚自此陳請不一未蒙開納一日因論此事帝
笑云後宮方有姪者且更待之後誕育皆皇女
又以前奏爲言前後凡十餘請終未有開可之
語或怒形於色或悽慘不樂中外臣僚漸多以
此爲言然所上章疏未嘗降出公意欲臺諫官
進言爲助知司馬光在并州嘗上疏乞立皇嗣
乃命光知諫院光就職果面陳立嗣事後光語
人曰韓公差尤與御史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

一日洙召光於佛寺中屏人語曰近大享明堂
韓丞相攝太尉洙監祭公謂洙曰聞君與司馬
君實善君實近言立嗣事何不乞以章疏送中
書幸達此意行戶利害非所以相煩也光得此
意遂再上章它日光至中書袖納上殿劄子視
之乃乞早建皇嗣章也公喜曰藉此可復伸前
說矣明日因進呈光疏力請之公又自懷孔光
傳于上前開陳漢成帝立定陶王事曰漢成帝
在位二十五年無子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爲子
成帝中材主猶能爲之陛下之聖何難於此又
曰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始

感悟乃曰宗室中誰可公曰臣等與宗室素不
相接此事豈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上曰昔嘗
有宗室二人養於宮中小者俊大者純而不慧
因道英宗舊名公即贊曰旣屬任以此不慧者
固不足論仁宗曰如此則惟宗實可公曰陛下
旣已知之則定矣時六年十月也諸公議事當
有斬翊日再啓且除判宗正寺自右衛大將軍
岳州團練使起復爲泰州防禦使上喜曰甚好
命旣下英宗力辭時內則宮人宦官之不悅外
則大臣小臣之橫議帝意不得不惑公每進呈
英宗辭免章奏察見仁宗顏色不樂不知身之

所容也時已及半歲英宗又繳還所授勅告仁宗曰他既如此不如且放下休公曰天下人已知之而中輟非朝廷舉動彼能退避如此乃是有識慮也若陛下更賜以手詔知今來出自聖意彼必不敢不當命公草手札以進其手札曰朕親書劄子賜汝爲昨來差遣出自朕意令汝授告勅豈得更有辭遜今再差人去傳宣便須受告勅將謝表與去人附奏候痊安入謝七年八月英宗尚復辭上曰奈何公曰若名分正則自辭不得帝釋然曰如此則更休作別名目便立爲皇嗣與就明堂前了當中書遂乞宣諭樞

密院及樞密使張昇至乃驚而厲聲曰此事體大切須子細官家莫錯帝笑曰事已定矣公乞親書手札付外施行仁宗領之是日中使降手札翌日二府同進呈幕次中歐公曰皇嗣莫大分明不若只爲皇子公以爲然二府既同奉旨立皇子於是再拜而退遂召學士王珪面諭帝意及示手札令草詔頒天下珪不敢草乃退而乞對面稟是時若爲珪語所惑大事變矣仁宗宣諭出自朕意詔書遂下英宗既立爲皇子尚堅卧懇辭仁宗以問公公對曰今既爲陛下子矣願以家人禮待之若遣宮人慰諭更令本宮

族屬光謝勸入內彼必不敢違命帝皆如請於是令判大宗正從古防禦使宗諤親諭朝廷立嗣之意又俾潤王位大將軍以上皆從英宗肩輿入內入對於清居殿時皇子雖立尚有姦諛之臣言未嘗立皇子者故英宗即位之初光獻因議問不喜一日謂輔臣曰當初既立他爲皇子却甚有臣僚章疏言不當建立近宮中亦有文字恐他見後心裏不好昨因齋七並與焚於錢爐矣公贊曰如此甚好然英宗猶以蔡襄爲疑故君謨不安而請去也英宗爲子方十月而仁宗上仙四月一日壬申天祺節假是夜五鼓

公以簡約二府夜來上疾發早同入問聖體至漏舍出內降文字三紙示諸公云一更三點聞咳唾聲呼醫急診脉下藥未幾再進藥猶未醒及灼艾二百壯醫云脉絕未復洎門開同樞密院詣內東閣候問至福寧東閣簾下皇后語公夜來一更三點皇帝有事軍國事委相公裁處遂哭公奏且止哭請遣中使扶持皇子候到請柩前即皇帝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宣學士王珪至草遺詔須臾皇子到傳遺旨訖簾下及內外並慟哭取御衣衣之皇子懇辭迫於公等請即位於東偏羣臣草賀日午召百官旣集公宣遺

制時內外肅然已午間市肆猶未有知者加公
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進封衛國公制
曰王者紹景炎之序履皇極之尊永惟置器之
艱屬在佐玉之略睠夫上宰翼我先朝適及委
裘之辰肆于奉瑁之始定策宗社貫心神明逮
躬丕務之咨敢後元勳之獎首敷邦渙誕告朝
倫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
司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
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儀國公
食邑八千七百戶食實封三千戶韓琦器博而
適時道闕而濟物粟星辰之精粹會日月之休

明歷言外勞更倚一柄蹈夷險之一節寄安危
之大機仰文考之知賢絕時髦而登用維召公
之託嘗聞顧命之言維漢相之謀終應大楛之
兆益懷先見者識之遠決至慮者才之英天扶
不拔之基神贊非常之輔是用進文昌之卿序
正黃闥之台符降以封爵之文益以戶田之數
以蕃爾寵以懋爾庸於戲天視靡私居飭有邦
之畏民心曷戴一歸厥后之仁念先猷之不敢
康顧成業之不可恃益經茂烈永佐昌圖可特
授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進

封衛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功臣
散官勲如故英宗即位之數日方掛服於福寧
東廂時百官在庭公爲攝太尉范鎮內翰攝太
常卿各具衰服立簾前俟時行禮忽聞簾內連
聲大呼云待殺我左右莫不駭栗公乃投杖於
地揭簾而入直趨至前曰誰激惱官家且入內
中服藥遂擁帝以授宮人內侍扶帝而歸出則
語景仁曰此事惟內翰見謹勿漏露俄令百官
拜慰而退外庭無一人知者歐陽脩退謂所親
曰始見韓公遇事真不可及也英宗旣感疾倦
於進藥雖親近勸之莫聽公常親執丹劑上必

爲飲之一日議當進一醉膏此藥蓋世所傳用
辰砂乳香酸棗仁酒服者是也服之當熟寢一
晝夜藥劑多而難飲公親執藥杯以進帝飲幾
盡而却之淋汚公衣太后亟出御服令公易之
公辭而出英宗旣驟自外來又旣被疾久不預
事禁中人情多傾附慈壽宮讒言間謀兩宮遂
成隙矣光獻簾下屢有不平之語公卽深以心
言感動曰臣等只外面見得官家裏面保護全
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
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卽曰太
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之縮頸旣出共

奎曰語不大過否公曰不如此不得公奉使昭
陵一日太后以語曾公亮公亮但云乞假韓琦
來公在陵下忽中使至持英宗手寫歌辭數紙
云太后令相公觀此然語言無序皆病中所書
也公即焚之謂使者曰豈不知官家心神未寧
心神未寧之人言語失節何可恠也後簾下忽
問漢有昌邑王事如何公即對曰漢有兩昌邑
王不知所問何王耶語既塞公即奏曰此語必
有從來不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
它舊曾聞耳他日復言昨夕一夢甚異見這孩
兒却在慶寧宮坐大哥來龍上天去大哥謂神

宗也公即曰却在慶寧乃是醒躬復舊之兆比
亦好夢公又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
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生乃天安排此兒
婦以遺太后不易際會如此豈不愛惜光獻既
憂英宗病久公因曰大大王長立且與照管亦
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元耶又英
宗遇貂璫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
事雖大臣亦心惑其說獨公屹然不動昌言於
衆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
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為對自
爾人情知公意不可搖妄傳語言者遂稍息慈

壽一日送密札與公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勅
中使俟報公但曰領聖旨公以山陵有事進呈
乞晚臨後上殿諸公不與既見謂上曰官家不
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
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然旣非天屬之親願加
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
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
合矣它日光獻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
居之狀繼而樞密對語亦如前富公退而謂公
曰適聞得簾下所說否弼則不忍聞蓋富意以
太后之言爲然而歸咎於英宗及分力勸太后

徹簾不敢令富公預聞其後中書已得光獻旨
還政樞密院猶未知也迨手書出富公愕然因
此不悅太后聽政止在內東門小殿中後屢語
輔臣而怒曰此中是何坐處公曰今日之事難
比剛肅當時以仁宗年小自有典故今皇帝已
是長君止因服藥暫煩太后聽政事當日詔書
明言權同處分旣言權則安樂便當如故也后
聞此益不悅公旣察英宗已安遂請出幸寺觀
禱雨英宗曰當與太后議之及至簾前后曰恐
未勝其出公曰適帝意似可出矣后曰人主出
豈不要儀衛今方居喪素仗皆未具更且俟之

公曰此小事朝廷願旨可辦後數日素仗備英宗遂幸寺觀上既出又已日視朝臺諫官繼有章疏乞早還政后責輔臣曰且欲與照顧何須便使臺諫苦煎迫也公曰自來執政豈敢與言事官相通況此事何必假他人言但恐衆議如此后色色不樂泣而語曰今日放下火豈見眼道邪公曰雖不預政要尊崇太后如天亦不爲難太后曰且以仁宗爲念公察其意回即贊之曰當國家憂虞之際聽決政事及帝躬康復便能復辟太后能自閱書史試觀歷古以來豈有女今日之美后曰自家豈敢比古之賢人止數

日遂降手詔罷聽政徹簾帷後中書進呈太后儀範稱聖旨出入如明肅故事有所取索使臣錄聖旨付所司英宗動色曰相公苦崇母后豈是好事公曰始不以此豈肯放下所放下者大此何足惜邪治平元年二月提舉修仁宗皇帝實錄英宗既聽斷閏五月推恩輔臣以酬保護之勞制曰無德不報者古人之甚重有功而賞者當國之所先况予輔弼之良嘗任社稷之寄豈無異數於昭大敵推忠協謀同德守政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衛國公食邑九千七百
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韓琦天資^光廟諱純世濟
英敏擢自先帝付于冲人藩邸側微首與建儲
之議宮車晚出復推定策之忠尋屬過哀之所
傷在於幾務而咸廢乃能厲一德以無懈底庶
工之允修逮茲平康寔用嘉歎進升右相兼領
東臺重啓多封益陪真賦於戲書載伊尹勲格
于天史稱霍光義形於主今朕所得宜無愧焉
可特授行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
文使衛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公

懇辭凡七上章不得請乃已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五

家



